



自剖越深  
活得越真

做一件事不能因为难而不去尝试和努力,我们都清楚,人生中总是原地踏步就无法进步,我尝试做《夜问》,一来是对我自己的突破;二来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可通过电视学习性格色彩的途径。能做多久我不知道,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。

江苏卫视负责宣传的刘原给我打电话说,媒体上乱炒孟、乐二人,从“好

12

## 喜欢《不见不散》

基友”堕落到“拔刀相向”的故事她可当作笑料,但我在媒体采访时说“《非诚勿扰》只发挥了我8%的功力”,她希望我解释一下,否则她不得安宁。我说网络上的事越解释越糊涂,你当它是个屁,不理也罢。知道柯瞎子为了杀弟之仇索命黄药师吗?知道黄药师当时怎么做

的吗?  
她说:“亲爱的乐老师,你不是黄药师,咱也不在桃花岛,我在江湖飘,你帮我挡挡这刀吧。”

我说:“我死也不能让你死呀。”

为此特意作几点说明:

迄今为止我在江苏卫视做过《非诚勿扰》《老公看你的》《不见不散》这三个节目。这三个节目,我根据个人喜好将它们排名为《不见不散》《非诚勿扰》《老公看你的》。原因是,《不见不散》最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,相比之下《老公看你的》无须动脑子,闭眼都可以做,因为节目成熟且流程性极强,不需要个人发挥。但从个人的名声上,排名是《非诚勿扰》《老公看你的》《不见不散》,而且这种收益比是100:10:1,可是,在节目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上是10:1:100。一句话,我最喜欢的节目《不见不散》的投入回报率是1%,而排后的《非诚勿扰》的投入回报率是100%。

我提到的“专业功力”,是指我多年

来苦心钻研的领域——性格色彩。这与我在主持上的功力无关,我本来就是菜鸟主持,没啥功力。

我从没想过向职业主持人发展。当年学魔术,老师就教导我职业和专业是两回事。所以,我希望自己做主持就努力做到专业,但我作为一个“传道者”,带出很多的讲师和咨询师,帮助了更多的人。我认为,做“传道者”比成为一名伟大的主持人意义更大。总有人觉得我想争啥主持人,是因为你没看明白我在做的事。

从《非诚勿扰》开始,江苏卫视和我的合作关系一直很好。《老公看你的》和《不见不散》都是我辞的。某人怒辞,只有在他准备彻底破坏和这个被辞机构的关系时,才会去做。我的腿那么细,江苏卫视的腿那么粗,显然,怒辞对我这么个小小的蝼蚁是不划算的。

《非诚勿扰》这个节目百年一遇,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,正是因为它的成功构成要件多,所以我在节目中扮演了很小的一个角色。而《不见不散》和《夜问》因为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不同,我担任的角色显然更重要。因为这个,所以得出我喜欢单挑、嫌弃群挑的结论,说明作结论的人是个没脑子的穷光蛋。一个100亿元的公司你有1%的股份和

一个100万元的公司你有100%的股份,你选择哪个?这笔账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哪个油水多。

每个人在《非诚勿扰》的角色都不同,我所扮演的角色,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,常需要直接给出答案和点评,无法展现过程,因此,喜欢我的人认为我的语言一针见血、犀利,不喜欢我的人认为我嘴贱、自以为是,这都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那些表面现象。我总是期望能有机会展现给大众一个分析的过程,并希望人人都可以学会,那样人们才会真正受益,但这个期望在《非诚勿扰》中永远无法实现,这就是我喜欢《不见不散》超过《非诚勿扰》的原因。

迄今为止,在我没找到更好的节目前,《夜问》是发挥我专业功力的一个重要尝试。

网络的特性是:大家习惯对一个人的评价非黑即白,非好即坏,还不习惯人性的复杂多面;大家习惯对一件事捕风捉影,以讹传讹,还不习惯明辨真伪,洞察是非;大家听说一件事情,只管开头不管结尾,还不习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;大家习惯别人帮我们嚼烂,将食物快速送到我们口中,还不习惯自己花时间咀嚼思考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春梅站起来,打了个哈欠说:“稀饭在电饭煲里,还是热的,桌上有几个小菜,吃完去洗澡,你已经3天没洗澡了,换洗衣服在卫生间里,记得开暖风机,洗完吃药,大小各3粒,睡前记得刷牙。好了,我先睡了。”春梅朝卧室走去,倪伟强根本没来得及跟她说话。

伟强没吃饭,胡乱洗了个澡就往被窝里钻。春梅侧着身子睡着,床头亮着微弱的灯光。

伟强知道春梅没睡着,说:“现在的

23

## 红艳继父昏迷

项目也不是那么好做了,你看我们最新开发的程序,将会给整个安保系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,但想要推出去让大家接受,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”伟强谈到自己的研究,眼里总是放着光。

“睡吧。”春梅淡淡地说了一句。

她太累了,实在没有心思听丈夫说事业啊、技术啊什么的。这个时间,春梅没有交流的欲望。

伟强皱了皱眉,紧闭嘴巴,明显有些失望。

“我们真的无话可说了吗?”伟强小声问。

春梅猛地转过身,支起半个身体,她眼睛睁得圆圆的。

“要说什么,说。”春梅很平静,但也给人一种压迫感。

“算了,睡觉吧,不说了。”伟强失望了。

春梅看出了丈夫情绪的变化,耐心地说:“不是我不想跟你谈工作上的事,谁工作上都有事,回到家谈谈都是应该的,但也该分个时间段吧,晚餐时间可以谈,晚餐过后可以谈,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可以谈,但总不能在准备休息了再谈吧,到这个年纪了,瞌睡瘾就那一会儿,过去了一夜都睡不着了。食不言、寝不语,谈得太兴奋脑子停不下来,又该影响第二天的事了,你在外面忙忙碌碌,可也别以为我们都是闲人,妈、孩子、我、你,哪一样不要我操心?”

“妈怎么了?”伟强随口问一句。

春梅说:“妈怎么了?你整天不沾家,你都不知道妈变成什么样了!”

伟强又追问了一遍。

“我一到家,发现家里所有能上锁的地方,全被你妈给锁上了!床底下也都是塑料瓶子!”春梅说。

“老人家不都这样吗?念旧。没事,妈在家也烦。哦,大嫂白天来怎么样,能看得住她吗?”伟强问。

“还算可以,我来家的时候绿豆稀饭都做上了。”

伟强说:“那就行。”

蓦地,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,是短信。

伟强紧张,浑身的皮肤都缩了一下。春梅贴着伟强的身体,感觉到了不对劲儿,她迅速跳起来越过伟强拿到了手机。

“谁的?老实说。”春梅捂住手机屏幕。

“给我。”伟强急了,他有些心虚。

“半夜三更来短信,谁的?”春梅又问。

伟强一把扭住春梅的胳膊。春梅大叫了一声,手一软,手机啪嚓一声掉在地上。伟强捡起来一看,原来是催款短信,手机欠费了。

他没好气地把手机丢在被子上:“看吧,看吧,一点儿信任都没有,还有什么意思。”

春梅拿起来看了看,也觉得有些神经过敏,但她还是说:“那你紧张什

么,说明你还是心虚!”

伟强说:“不是心虚不心虚,这是基本的信任和一个人的隐私权问题。”

春梅不耐烦地说:“你少给我上课,你是教授,但教育不到我,睡觉,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说完她关了灯,两人背对着背,春梅一会儿就睡着了,可是伟强睡不着了。

凌晨3点,一个电话打来,孙庆芬被惊醒了,她对着听筒简单说了几句就瘫坐在床上。红艳也被吵醒,问怎么了。

庆芬一脸死灰:“你哥说,你爸摔了一跤,昏迷了。”

红艳愣了几秒,才反应过来说的是她的继父。

“我得赶紧回去。”庆芬开始穿衣服。

“我也回去。”红艳也跟着穿衣服。

“不用,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”庆芬说。

“不行,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”红艳快速地收拾着,手机、钱、银行卡、身份证,红艳顿了一下,说,“那也是我爸,养比生大,我得回去。”

午夜深深,母女俩就那么迅速整理好行李,红艳简单跟倪俊交代了一下,没有惊动二姨和老倪,就带着妈妈匆匆离开家,打车去火车站,买了票,搭上了开往老家的火车。

天蒙蒙亮,庆芬再也撑不住了,在座位上就睡着了。红艳给妈妈盖上衣服,蓦地生出无限感慨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